

## 夜突陇海铁路封锁线

□老年记者 曹起云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几万军队从四川出来，向我党挑起了内战。坚持八年抗日付出巨大牺牲的豫东睢杞太革命根据地又将重新陷入战火之中。

奉上级命令，我水东军区要分期分批向北转移。我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底同父母跟随军区后勤处的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一起转移的。我们这支队伍约有四五百人，三十多头战马和骡子驮着设备，另有部队组织的一百多民工抬着伤员，能战斗的人员不足百人，上级派了一个加强连战斗部队护送。

一天下午赶到民权县人和镇做休整，这里距铁路只有十几里路。据我侦察人员和当地老乡说，陇海铁路沿线已被国民党中央军封锁，原日寇侵华时修建的碉堡，现在被他们用来打内战了。野鸡岗、内黄车站都驻有中央军，我们只有深夜突击通过。

人员过路问题不大，最担心的是几十头战马、骡子及拉车时牲畜蹄子的响动，还有叫声会惊动敌人，首长同老乡商量，用绳子把牲畜的嘴捆住，四蹄用破棉布包上棉花也捆起来，蹄声就小多了。一切准备就绪，当天深夜出发了。

在距铁路三四里路时停下来就地休息，并检查了牲畜的防护情况。我一直在一匹驮着布袋的马上骑着，父亲怕战斗打响后有危险，几个同志将车上的棉衣掏出一件，把我装了进去，往下一蹲露出一个头，又暖和又安全。

距铁路越来越近了，走在前面的加强连上了铁路，在一个涵洞两侧架起了机枪和小钢炮，作好了战斗准备，让后面的大部队准备过铁路。跟在我车旁的父亲轻声对我说：“就要过铁路了，往下蹲。”当时我虽已七八岁了，但个子不高，蹲下去什么也看不到了。

突然东边喊了声：“干啥的！”没听到回答声，接着就听“叭！叭！”几声枪响。接着东西两边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们的加强连也向两边进行了还击，只听“轰”一声响，把东边一个碉堡打中了。一片火光，敌人的机枪哑巴了。

这时听到父亲喊了句：“抓紧过铁路！除车辆、担架从涵洞过，人员全部翻铁路！”由于涵洞过低，第一辆车被卡在了洞下，大家从车上卸下些衣物，后面几辆车也卸下些东西。我已无法再坐车上，突然一个战士一把将我拉下车上拉下来，背起来就上了铁路，由于天黑，背我的战士也没见过铁路，一下被铁轨绊倒了，把我也摔在了另一边，这时又一个同志把我抱起来冲过了铁路。没跑几步是一道一人多深的沟，那个同志因带着我，冲了几次也上不去，这时那个小战士已爬上沟去，把我们拉了上去。

两边的枪声更密集了，西边一个探照灯突然照了过来，照得一片明，父亲在指挥过沟，这时有个同志跑到父亲面前小声喊了句：“报告，掉沟里几头牲畜拉不上来。”父亲喊修械所的两个同志用铁锹将沟铲开了个豁口，拉的拉，推的推算把驮重型设备的牲畜拉过了沟。

东西两边枪声更密集了，我军基本已全部过了铁路，有几个负了伤的同志也已被救护走。这时，我军一炮把探照灯打灭后全部退出了战斗。一阵急行军，一口气跑了三里路。

中央军听到我方有无数的机枪，还有小炮，知道这不是小股部队，也不敢进攻，只是乱放枪，我们的战士打趣地说：“打吧伙计，还放炮送行啊！”又打了一阵，敌人听出有问题，原来是两边的敌人自己打起来，新四军早没影了。

天亮时，我们已赶到山东曹县的张湾集，回头两批转移过来的后勤处机关会合，顺利完成了这次转移任务。



## 热心老人的剧团梦想

文/晚报记者 鲁超 图/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每到天气适宜的季节，在运河北岸总会有许多戏曲爱好者在这里演唱。而这其中，就不得不提到热心的王俊明老人。

王俊明今年61岁，退休前在商丘市供电公司工作。2008年春，他在运河北岸散步的时候常看到有戏曲爱好者在此演唱。出于对戏曲的喜爱，王俊明很快就和他们熟了起来。当时没有电源，也没有凳子等物品，王俊明就到附近找居民商量，为大伙扯来了电源，还自费购买了板凳。从此，这些戏曲爱好者就将交流演出的地点固定了下来。每周一、三、五进行交流演出。

2008年的冬天到来后，运河岸边寒气袭人。担心大伙的身体吃不消，王俊明又找到原来

工作的公司领导，申请使用公司的活动室。2009年的冬天，众人在有着暖气的活动室里继续戏曲表演。

“现在参与演出的有一二百人了。”在演员名册上，记者看到有许多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因为一直固定地点和时间，免费为群众进行演出，这个由群众自发形成的剧团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但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戏曲爱好者，也有不少专业演员加入了进来，“光是咱们的豫剧院，陈新琴、吴青峰、张霞、张红霞、孟庆保、付青天等演员都来过。他们的知名度那么高，也都在运河边为群众免费演出”。

王俊明感叹说，剧团演出所用的音响、音响架等物品是剧团几个老人购买的，乐队使用的乐器是个人自备的，就连演出时所使用的电费，也都是自己承担。剧团缺少经费，许多设备都很简陋，却丝毫不影响演员的演出和观众欣赏的热情。

9月6日晚，记者在运河边的演

出现场看到，欣赏演出的观众有上千人。演员的表演都非常专业和精彩。

2012年，受到市政协的邀请，王俊明等人一起参加了几场公益演出：为白血病人募捐，为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筹集学费，为截肢的残疾人筹措安装假肢的费用……几场公益演出下来，演员们的表演获得了一致好评。剧团也有了商丘市三农剧团的名字。

现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气温回升后，一直到11月份的时候，剧团都会坚持在运河北岸演出。每到周一、三、五，众多戏曲爱好者都会早早来到这里，聆听精彩的表演。这其中，就离不开王俊明这样的热心老人对戏曲的热爱和对剧团无私的付出。

## 老伴爱花爱鸟爱唱歌

□徐物超

在我们的小屋门前，有约40平方米的泥土地，其中一半我们用于种菜，另一半就全是花木的根据地了。有月月红、木棉、芍药、桂花等，这些都是常年留在花圃里的；还有君子兰、芦荟、仙人球、万年青等等，这些都是盆栽的，要根据天气冷暖，或放在花台上，或搬进小屋里，或早出晚归，或早归晚出。总之天天有花香，也天天为花忙。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值得一提的是，老伴十分慷慨，来人要花从不吝啬，因此经常有远处的、近处的姑娘们、老奶奶们来要花，有时还三五成群。老伴挖

花给她们，总是让花根上带一点泥，说这是“外婆家泥”，不能碰掉，还叮嘱她们初栽的花要防晒，要及时浇水。她把爱花的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

在我们的小屋后面有一个小院子，小院的角上搭了一个小棚。今年不知什么时候候鸚鵡光光，在小棚里做了窝，并且生蛋孵出了两个小鸚鵡。一天，老伴到小院子里拿东西，忽然发现了这两只小鸚鵡，它们并排蹲在窝里，两个小头一致向外看，警惕性挺高的样子。老伴看后高兴极了，立刻到家里把看到的情形描绘给我听，并连声说：“太可爱了！

不要打扰它们，它们跟孩子一样正等着妈妈寻食回来喂呢！”从此以后，我们到小院去都特别小心。据老伴观察，迄今已经有三窝六只小鸚鵡展翅飞翔了。它们不吃粮食，估计只吃昆虫之类。现在老鸚鵡也不怕人了，看到人到院子里去照样大摇大摆，好像家养的一样。

我的老伴是“文革”之前的初中毕业生，青年时期是生产大队的一名文艺骨干，到了老年仍然爱唱歌。她记得的歌曲很多，触景生情，信手拈来。她还经常打开收音机，淮剧、黄梅戏都爱听，碰到自己会的就跟着一块唱。她从外面回家，老远我就知道了

我想，老伴爱唱歌，一方面是由于她学会的歌曲多、嗓子也好；再一方面，则是由于她心胸开阔、性情豪爽。她愉快的时候唱歌，不愉快的时候也唱歌，使自己愉快起来。

## 我培养出一个“小书虫”

□张宗新

我是“教书匠”，一辈子和书打交道，人送雅号“老书虫”。有了孙子后，我就下定决心把他培养成接班人——“小书虫”。

孙子几个月大时，我拿来旧画报当玩具，让他玩，让他撕，让他与书亲近；懂事后，我就为他订了《幼儿画报》等三种读物，和他一起边看边讲，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两岁开始，我就边讲故事边教他识字。为此，我做了许多“卡片”放在口袋里。当讲到“蓝天”时，我就摸出“天”让他认；当讲到“大家”时，我就摸出“大”……天天如此，反反复复，到孙子3岁去幼儿园时，他已经认识了几百个字，画报上的故事他大致能看明白。

如今，孙子已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他有了自己的书桌和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不乏《安徒生童话》《喜羊羊和灰太狼》《水浒传》《三国演义》……随着阅读的广泛和深入，孙子的知识面和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作文好，在我的指导下开始给少儿杂志投稿，处女作的题目就是《我的偶像是爷爷》。

小孩子读书的姿势不能和大人一样正襟危坐，随意自然即可，或站、或坐、或趴、或蹲，舒服就行。在这些姿势中，我最喜欢看孙子趴着看书，他那专注的小样儿，就像一条蚕贪婪地吞噬着桑叶，这不就是一条“小书虫”吗？